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5

T5390/81

5390 /81

Made in Japan

道園學古錄

表箋

崇仁虞集伯生著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篚實荷皇明之
于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
僻論思献納昔陪顧問之群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
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寔之譏炯炯丹心每
若霍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頻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菑

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

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傴僂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旣啓惟因麥以朝天巳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俞允之旨重煩駟騎遠訪羇臣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奏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涓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顓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
恩沾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坐細書巳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慙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漑醇醲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

陽下及於菀枯勺水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
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聆侍輿之故
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
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實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
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
具察於民勞傒戴容錄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
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衜
部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群工述職
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經筵謝宣表

伏以聖作稽古知崇効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 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葢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

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
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
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
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
其章句及　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
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
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氈廣厦旣極詢諮於累歲
蔑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
一念不在於生民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
虞水旱之爲灾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
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
芻蕘俾益消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
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與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
不敢避廢亡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等下
情無任云云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纘膺正統修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朝會於上日
明時盛典率土歡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袞
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脩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
而敵愾箾部依律鳳凰噦噦以來儀越若鴻禧光於
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
之禮樂採詩誦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廷臨御咸推傒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禆於熙化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和正月律和舞鳳之廷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薇華蓋煥乎經緯之文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緯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
爲大顯承盛化恊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脩禮
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
之極圖書宣朗緝熈於穆之傳假郊廟以受釐率臣
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鵷鉉式賛鈞陶時和歲豐願保
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
懽溢宮幃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
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工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
蘋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
臣等脩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
音萬年室家保旣醉太平之樂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狥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
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
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德範圍總　於詠切
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倫兼衆美永福群生
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
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功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
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
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通朝儀丕顯益保
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
琴瑟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　之　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
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
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
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
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
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
琴瑟善繼徽音之美褘褕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儀規
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臺　兼總史廷
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
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
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
圖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
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
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乃預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
臣鄰協一宗祉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鈎陳
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旣永
崇於固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逢瞻禁衞
興仁興讓常聯棣蕚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輿圖之
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廷受賀躬膺大曆之歸
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
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
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貞符而有慶天心攸屬
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
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
星辰河岳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一臣等
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

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祖宗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慙寡陋況以賤軀衰早養痾多時先帝擧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

又召還禁林復歷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
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
欲或者顧望忌諱取說耳以爲容俛倖瞻承護曲說
以干售私情是銜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
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
閑竊以周尙父授丹書之日冀申公赴蒲輪之招皆
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
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諮詢於故舊平章政事上柱
國某敬歷中外承接儒光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

九衮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惟精君子
推其練習德以久閑而彌卲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
一言有恒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須優禮已聳
具瞻若蒙延入講幃不致費縻職事几舄之盛已足
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誥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
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考博於訓詁事
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
而克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此夫末俗
妄相榜標以盜名欺世者胥壞黑白之不同與自累

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
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
南歸覩其所養完厚尙實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
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
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
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
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
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
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今未見到任合蒙專使趨
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正道不事阿諛已正
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
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
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
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鄭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

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趙召前來
伏蒙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
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
其事甚重若止因循日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
職任實深慙媿况　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
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
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
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修身成德文學
猶其緒餘目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

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屢有
聖旨修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
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日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
明心力淸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
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雖使當承旨之
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寔爲允當

請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素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沒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

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献之謚乃
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
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
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
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
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
庸誠爲雋特於斯忝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道園學古錄

奏疏

崇仁虞集伯生著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
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
臣等並儕閣職感茲榮寄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
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
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心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

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儗於羲黄集群玉於他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懐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旣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褒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與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熈探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葑蕘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道園學古錄

制誥

崇仁虞集伯生著

封宣聖夫夫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虚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幵官氏來殯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曾堂功言蘋若於遺閫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 命冑之銘

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開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燕帖木古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緒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鷙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汝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寶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甫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于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

攻取子唐之在唐室身爲天下之危安皆奠食於王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報朕用奬于勲勞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于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鄆安大長公主誥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于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于尊屬肆頒異數祗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雍維則翟象服儀刱奕于先朝皃繹龜蒙適奠安于樂國爰進封于長號叉增益于大名嗚呼詩咏穠華德著崇于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于藩封

冊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

國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愨温厚而老成卜毀賓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暨翁著于勤劳不少晋于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遂豢次于近郊秋露久濡于宿草顧茲貴典未究深衷爰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于王封宇業之邦親莫先于畿甸尚英爽承

我嘉休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劳克任保持之力至於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温良之懿邦家宮府共與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蕃之錫爰須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下缺疑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其共燥濕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橐鞬而未解傷雨露之逾深輿轊以歸籌幄頓失迨於纘緒風雲千載之興獨汝親臣丘壟九原之閟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于予懷乃增疇于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于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于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衞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於幽潛具官某淑愼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栢舟之誓而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於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責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于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

朕纘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夙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倫循彝典具官幹赤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　衛於藩垣治軍實于幕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叅備極之寮徧踐清華具瞻臺閣往　南服偶逢草棘之虞兵乃使北還猶駐襜帷而按堵不遺憂于宵旰眞知體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乃致慭遺之誄實

深者艾之恩賢子能臣在朕左右眞王加錫責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奠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睠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褘褕用齊華於圭袞具官斡赤妻鐵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始終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乎維此朔方實汝世家之舊躋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蓍龜爰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集方嚴而精明果毅而詳慎卓矣橐鞬之胄儼然韋布之風始事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 簡書每先幾而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奸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洊在政府蔚爲名臣嗟賢者之遭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于當時汲長孺面質深文恥獨爲於君子曁于戡定嘉汝

勤劳審是統宗既路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以
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言以爲說載念紫微之務
實資黄髮之求是用建汝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
館閣以　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舄具瞻於幾
幾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岩岩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纘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兆之禎
祥迺眷貞如尤深傾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
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
蔭休行及於千年巍在大江之南常主道林之上朕
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
承霤輯多寶以新成曁予踐阼之初首致加封之敬
若稽祀典宜錫贊書憶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
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悟理閒八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丙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歷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蘊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宥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于內典蚤有譽于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張眞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眷茲大曆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俶以興運裒然來儀容肅方篤於睿思悟對卽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蓍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太和之中酧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屣

而弗晉每當宁而永慨循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
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乎陟降左右相陪列聖于
帝庭出入有無恒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祗若寵
章

道園學古錄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崇仁虞集伯生著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宮在邦家而
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瓮吉剌氏媲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總覈權綱
成化工之簡易重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咏輔佐
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罔湖夕逝感霜露之恫椒

莅晨空驚歲時之卽遠乃修縟典式賛嘉稱謹遣攝大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莊静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堂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此大享於斯萬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覯日月之合明乃睠壼闈聿崇稱號皇后瓮吉剌氏專静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舊劳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曁予力濟於艱難亦先後而輔佐效昔朝廷之體循玆典禮之常官府具宜邦家與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内倫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

雖之化行庶幾有助尙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 錫 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惻生靈而愼動庶來蘇於傒戴爰戡定以奉迎巳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尙想神明之如在孔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

玉寶上尊謚曰襄獻景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
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　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
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沖奉神器以持
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
虞相協成功著坤儀于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
中爰尊大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
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
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
千億臣　御名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道園學古錄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崇仁虞集伯生著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見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

著之焉前議、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
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
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
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
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
藩邸獨以儒士見且是時國家言語未盡通中原亦
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學庸
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
賢修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嘆曰漢人乃能爲國

語深細者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
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
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葢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其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佞命其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逆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沉毅荅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歛寄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

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敭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殁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

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易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於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

泰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脩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道園學古錄

策問

會試策問

崇仁虞集伯生著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

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果目
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
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　旨意
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
終不敢折而爲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
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氏傳出一洗其故其有
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
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
經君子趨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
衡三傳並寄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
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
歸一乎此固之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乎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輙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墣河南北平行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險則無所歸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廢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

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墳淤湛潰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司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爛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承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先於九族今百世本

支榮衍盛大則旣尊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
尊賢莫先於百　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旣富
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
而導之者亦旣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
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旣周矣協而雍
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鑑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於庭其條陳之
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
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
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爲人也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禮樂
也師旅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
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
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
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

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脩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于箕子然則群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治源策

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以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僵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學校無益也如此望師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自非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

之及庶乎有所覩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道園學古錄

碑文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崇仁虞集伯生著

國家初建大都乃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

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吏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番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或二皆三歲一更將　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嘗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廼曰今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于君

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斆學無所於在非闕典與此誠灝之責也將亟安方爲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廼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廼基廼堂於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濶濶台來代亞安見儲待之悉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是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

于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衛皆如常制凡
資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
章政事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
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
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於
上命臣集記之臣受詔再拜而言曰昔我太祖奮揚
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神武不殺遂一海內列聖相承
功成治定至於今上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
乃得優游絃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

孟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雖制
梃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
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
誠使剛强武勇之士身被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
明於胷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
之辨得違順之决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
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
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維則周盧列藩
環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載度新宮
其帥有文以爲巳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
日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
輯爾干戈妥爾鞭弭俎豆游歌麽其在此侃侃將帥
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勗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乎耕
輯睦清　勿怠勿争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覲德于射
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侁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
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上都晉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考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釆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益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者也故丞相晉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某年廟成某年勑臣題其牓曰故丞相

上都晋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宗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晋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蓄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至於今六七十年父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攘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夬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

所賜與日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劳者餼禀或不稱而奇衺多重獲以傷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奸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乃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納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賔客及門者迎款有禮賑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强暴委禽於

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嚚殺人之獄則卒救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功成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沒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乃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

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濡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仕某官贈某官追封雍國公謚貞憲父諱某仕某官贈某官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公諱勝仕某官贈某官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實書其事又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郛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　從公其來下兮升咼於庖俎有獻羔芍藥筆之亦有菊椒鐘鼓旣作

清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世公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蹐作盛服千秋萬禩嘏我皇圖兮

淮陽献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旣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䕶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献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祀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祀王第九子淮陽献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献武之薨

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

疾告歸未歸三遣使趨召見上閔其病重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廢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勛德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内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

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朝晋拜其府事
吏民服其明决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
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决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歷府名後有所
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
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
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氊帳於
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
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
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
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
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敎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
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
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
不足踰壕軍陷其得凌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
兩賊將璮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
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
也以此閩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

者王亦因利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八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者見倉吏收民稅稅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没廬舍且盡租稅無所出王輒免之奸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奸吏不當至使自經夥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絶郢陵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

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李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待其西立築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太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卒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陴而待王下令曰聞

鼓皆進擊木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至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攻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交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可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吕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

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
堡敗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軍
蕪湖其率孫虎臣等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
之宋師潰王前行而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
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
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
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緩急之宜難制以
常度秉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日自
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

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
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
以二萬人出楊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
水而陣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
誘之其驍將本同紇人鎧伏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
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
同口驩吽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
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
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比戰衆尤

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悉傾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横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于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常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顔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决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亡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

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奔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能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畱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今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宜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

所事予衣帶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之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俱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

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内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間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厓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隷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敗達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

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　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奇兵截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某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

小舟更授以二海艘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

里許下令曰宋師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師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哭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

阯颶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厓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尉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勑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無厚塟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俾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

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七也得年四十二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瘞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塋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于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利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用衆材巳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灑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至雖貴近材勇無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慎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

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偪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荐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孫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

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於今畧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参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懐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舊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股心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遅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什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劳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

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肯豊王乃叩閽
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
往臨厥都雷颷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
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
身涉其庭氣直辭决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
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
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抉瘴排炎
鄣爲清夷膠舟於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
横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厓勒銘表於鯢鯨功則多有

壽位弗逮崇隨哀與業以久大三錫爾尊以啓王封
冕舄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於廟
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
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
焄蒿浮荐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
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頒頒
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干執殳

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　其亨茲
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詠嗟吝毫庶士孰知其他
王有嗣子相我乍廟正言於庭必抉其要遂深蔽虧
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
搜奸　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　其軀托之股肱
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
恩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
孚于帝衷以世師王王師奕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匪衛無缺則宵旰紓其憂顧毫髮有間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奥區而隆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于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

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于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
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記歲月之久閭閻或至于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隆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道也貳守燕琦爲之啓請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賓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

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于府而不能自言隆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並出群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計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令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岳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闥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歛妙用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効而不宰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朞月討平于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偫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奸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貫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為糜以賑失火家不

足出府庾之羸餘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也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覩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而取焉

其詞曰於穆聖皇顧諟而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佐理公來匪亟赤烏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丁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處食惠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衮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中守大夫諳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住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于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嘆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囙一法之善著一時

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
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
以通行不出于斯世于譽而寘使民不忘者其可以
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别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
十田賦之多寡畧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
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
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
十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
以　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

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
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
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
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
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
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
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
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
貧者不能自活而籌火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

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百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于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効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献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疊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糶之法而民從之致粟

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難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芟舍資糧扉屨酒胾醫藥迎勞將送取其於平糶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于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濵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

廷憂其久而有獘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僨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險阻以爲奸衽利刃以拒違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葢六七年矣君簡其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孰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錠諭如法餘黨散去盡毀其巢穴而一郡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郤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于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淸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鞫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手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

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伯爲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奉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請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月日上某年月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

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嘗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敭歷臺省寬大嚴正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

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盍其所受敎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眞保與君居來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以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予哿矣富人嗟貧已瘉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歉盈倍蓰慼慼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作[illegible]畫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敎言孰侮孰誣芻蕘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奸究沮藏外絶不虞柝因與夷養恬舒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驚哭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視而嘗蘄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自畏持孰劳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緊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之臨方滋州視君之爲莫不具修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巍然其前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尚書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人定婚姻喪祀之禮與立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

皆課令習讀程式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
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
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
壞房祀剪理奸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
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
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
南數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
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
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
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
之禍以黨議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
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
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
鄭棨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
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圖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
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

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

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過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在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寳之冤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敎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陵縣楨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

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眞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眞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未予畱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於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皇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鄄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

將仕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鄰寮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去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門廡驟奔不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于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生㦲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于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

還祠所過旄倪晋戀欣慼湍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若　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為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崇與簿及典史寔協心焉必得雨而後

正為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
以石具告乃序其事以傳之為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　雲俱興降立作神
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壺自古在昔于我故懷
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
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禴禋禴禋不違俯依我人
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醹　豚為羞
有羨神來顧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娭
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為喬

為棟為楹為美為英寳藏與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
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
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